國朝文錄續編

集虛齋文錄引

淸安方文輈先生以時文名天下久矣論者以配儲中子張曉樓以其銳思深入可與張之大儲之堅並稱也顧先生詣力所至雅不欲以時文自畫其爲陳先生文序也謂大士浸淫卷軸不保而用之于古而狼籍于時文爲可惜且恨大士時文如此其精而所著太乙山房古文則多可笑豈物莫能兩大歟抑精力萃于時文而其餘遂不免衝風之末也先生此言情固見乎詞矣蓋先生少從毛西河先生讀書說經皆遵古法而義理則折衷朱子亦不效毛氏之排擯長與何義門儲六雅方望溪諸先生遊諸先生

旹嫺于文律不容一語出入者而先生則銳思深入以其爲時文之精力復耑耑從事于古而涵焉濡焉加之以苛滋故每拈一題皆言人所未嘗言開章一篇言道必與文俱即足壓宋元以後之能言者而使之下其他微言大義可爲典要者極多而用筆則嶢嶢巘巘力矯膚熟躁徑捷出皆古人殷齒之所未經且薙剃浮蕪行墨間無一冗字使大士見之當恨其不幸早生未與切磋矣與王立甫書也謂韓曰文無難易惟其是李曰文無難易極于工先生蓋從事于難而兼有其是且工者但好用雜書笑譏罵侮不盡雅馴又好以古人語言改易尋常字句有似宋人

之虬戸篠驂殆宋子京之流學韓而流為孫樵劉蛻者也
然而得此于今日實披戟自成一隊矣此集吾家原有不
知誰何從架上抽去此本從正之處借得吾友愚溪先為
閱過以書抵我謂其以深邃之思運之以古峭之筆而發
為剛健之文洵知言之選也今錄其文為一卷

遜淯方椠如文輈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鈫之評

道與文俱

歐陽子曰吾所爲文必與道俱其則一言以蔽之曰吾所爲道必與文俱今稱載道之文者五經然文必如五經始能以載道自五經後言道者世多有其書至宋而益浩浩若烟海其間號爲得不傳之學者仰視天俯畫地中更入事旁涉物怪上追本始之茫茫不極諸元會運世之窮無所入以復歸于濵涬皆言其理而筆之於書精無倫而大不可圍往往出于五經之文之所不到意且超而越焉然

而五經之文囘薄萬古光景若日月凡此儒書則使人讀未竟一紙欠申思睡者過半是何也道有餘而文不足起之也文不足起之而至使人欠申而思睡則道翳翳而愈伏不雖不並驅五經而并不能與揚子之法言王氏之中說韓子之原道原性諸篇爭黄池之長夫此皆諸儒所不滿以爲道不足而彊言者也而因文見道文極于工遂稱其書于得不傳之學者之上且夫左氏之巫也公羊之短也穀梁之俗也史遷之是非謬于聖人也班氏之排正直酉死節也皆非知道者也老莊列則道其所道荀子之道亦同門而異戸外此法家名家雜家如韓公子吕覽淮南

之屬戰國短長家言傾危權變其于道蔑無一豪可論而學士家玩其華食其實直與五經流通相餉饋任諸儒老先生排擯毀斥之口燥脣乾卒不能使之回面易向舉所業而投諸水火焚文之人人肝脾有如此雖無道者猶將申焉然則道之必與文俱也決矣抑非獨此而已經故以道法勝然唯易與春秋無閒然詩書雖經聖人手而如呂刑文侯之命儒先既有遊言矣又謂鄭風即鄭聲之淫夫淫復何道禮記成于漢人由諸儒言之其背理傷道者雖徧以疏舉將以周禮當之而或詆爲瀆亂不經之書或又以爲六國陰謀之書儀禮則形而下者耳雖號爲經未多

乎道而其光景之回薄萬古者諸經若一不以損其毫毛顧反甚細諸文人見有一言之不幾乎道即毀剗之令一錢不直以己之不好而并禁人之好之嗚呼此何理也相馬者期於驥騄之德力不可必得而必待驥而乘之不得駃騠馬之奔踶力可致千里者皆斥棄與阜不以服箱為其將折軛而摧轅也而反任駑下以睎驥之乘駕蹇驢而無策駟跛鱉而上山將沒世不行尋常而又何路之能極是故有道而文者上也道不足而文者次之文不足而道者又次之雖詭于道而其文深妙奇博使人不覺入其玄中者又次之言之無文而託諸道以逃其樸鈍枯朽則無

次某之爲此言也重文也乃所以重道也昔者莊周言道蓋無所不在稱稗以甓每下愈況其序天下篇凡一曲百家皆標爲古之道術有在是者是故荀卿之非十二子也必曰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夫其有故而成理也即道也朱子譏蘇氏亦曰出入有無曲成義理夫其出入而曲成也即道也詎乎道以爲文要之文仍不離所爲道而或者謂辨道不可攡文欲以樸鈍枯朽之學嚌嚌道真夫人之棄其文也若棄泥塗矣又安所得道而辨之然則無文者道之賊也重文乃所以重道雖謂某之說即歐陽子之說可也

滂沛恣肆實爲至論予嘗讀朱子文集而不嘗讀朱子

語錄職此之故

書華豫原事

無錫有奇士曰華豫原方歲乙未撫吳儀封張公坐事逮部使者偕制府郎訊于潤州而羈管公城隍廟中而守之生猶如乳虎非著門籍不得輒出入門生故吏無敢窺邇者豫原聞難自無錫疾馳一晝夜踰三百里至京口時焉既抵廟門不得入而顧見有官人傳呼來帶弓挺騎而從者數人至門門焉者皆卻立官人下馬入從者皆入豫原則闖然隨之入數折而達張公請室門外即又不得入徘徊往來所以屬其門者方敬萬端然卒不得入門者曰客何為者始吾以客為從官人來故不誰何客乃今知妄男

于耳不去且得罪制府怒不可犯也豫原大笑應曰若乃以制府嚇我耶向令吾惴惴制府者吾安得來此且天下事不可知往者張公嘗與嚮禮訟於部使者按事至再無直張公者賴　天子明聖張公撫吳自如而嚮禮卒抵罪以去此近事于今未冷今張公雖疏遠萬一　上復有後命如異時事者等何面目復見張公言已則索筆大書其爵里名姓付門者達張公所曰可達達之不可則以此紙上制府言狀惟制府死生當是時日漸西久而豫原語使制府益急門者縮頸既已無可奈何則入白守者而守者亦頗聞餘語色動爲言于張公張公命之入豫原乃入

相勞苦迦平生歡良久辭去越數日而部使者之祠郡燬矣初部使者視學江左有聲吳中人士為祠于江陰歌舞之當張公之興嘗禮交訟也部使者按事至吳吳中自士大夫下逮馬首以千萬數願無奪我張公而部使者顧不直張公吳中人固怒甚及是役也部使者與制府劾張公欺謾不讎罪且至殊死吳中人咸涕泣不知所為而魯豫原自京口來具言張公就逮狀則流涕泗然顧無所發怒譟原遂言曰狄梁公之有祠魏州也其子景暉非類魏州人燬之不復祠今日之事得復有香火情耶吾欲云云如何于是衆數千人奔部使者祠下爭徹壓瓦投之以巨

牛東西曳榱棟盡折或焚燒其餘呼聲動天埃起漲數千
里明日制府聞狀大駭使人廉問主名疏以去然竟無
加何也當是時豫原幾不免亦以此名聞江淮間豫原名
希閔好讀書學治古文著有廣事類賦等書行於世以涇
縣訓導副江南辛卯解試榜丁酉試京兆復得副榜主試
者即故撫吳張公也識者兩難之方子曰余居京師遇江
南人往往爲余言豫原周旋張公事余壯之已豫原就京
兆試定交王篛林太史坐上視其斂退就懦粥粥若無能
者而遇公正發憤乃若是
上卒不用部使者議而驛召
張公命以白衣領倉塲職其事距燬祠甚不數月豫原之

於張公可謂與天合符者也 豫原又言方事之殷也江都有程表民如皐有姜白芸者與某相倚若左右手而先是張公與嚮禮交勠時白芸護之先力舉幡率數萬人行詣闕上書郡長至使人守欲殺之亦會張公得 俞旨而罷余恨未見表民而白芸辱與余善名冊亦一奇士

世乃有此人與望溪集中書史可法諷左公事相類太史公復作定收入游俠傳矣

與王立甫書

姚念慈來辱手書過有所推下讀之而具重甲抑人有言許與過當有傷準的既自愧又懼爲足下累也如何足下所示詩骨清不噍醰醰有味古文矜絜自憙譸葉君尤能持論僕素不肯爲頌禱之詞讀足下文乃知道在瓦礫而恨褻者之自無闕浮鼎金汁也足下成就業若此僕方欲下浩翁之拜而又何求焉僕幼狂蠢起辰終酉讀書不能度十行少長而啄腥吞腐學爲應用之文居三家邨中亦無與道古者先君子不知其駑下經書外頗授以三傳史漢韓柳文而旁及牧之可之輩曰成學治古文當取是退

而尋今世古文乃無一毫相似究與者久之後稍從西河
毛先生遊觀所論著及一切口講指畫往往聞與先君子
會三卿爲主粗有悟入而方爲諸生卒卒程課間一磨毫
牘札世率謂爲不可時施也而厭厭之今三十年所矣雖
以受師緒言不可卒變而旋其面目了不長進每有所作
緣手輒拉雜燒去自謂頗知人間羞耻事不圖足下乃復
云云也僕嘗以古文盛于唐而論文之言亦莫如唐備昌
黎語劉正夫曰文無難易唯其是習之語王載言曰文無
難易極于工此二言者如左右手斷其一則兩俱廢不是
非工也不工非是也故皇甫持正之誌昌黎也曰至是歸

工則既盡之矣雖然爲此者有族有祖昌黎盜祖左史楊子雲而以劉向班固輩爲之族故其文奇而法河東盜祖國語漢書而以杜欽谷永輩爲之族故其文密而至樊川則已固矣然所祖者尚在賈太傅晁家令而以韓柳爲之族故其文散朗勁佚得韓一體習之持正及可之輩不能紀遂祖于韓而遞相爲族故論者以爲學韓而不至矣其學韓也茲所以不至也顧其才力纖纖故尚能持門戶若才減諸人則不勝困躓矣如義山襲美等皆是也寗知足下銳意鑽仰蓋不在唐以下然倘望即其祖與族之所處而倍蓰之則脩毋致于于韓柳樊川尚可得意彷彿次

不失特立可之諸公下亦徑到義山皮陸難故曰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僕老矣念足下方年華日富不厭高深故敢勸爲之縱雖然足下既成就若此其亦有不知而待僕之搖舌于口乎若僕者所謂獻遼東白頭豕者也某再拜

古文無難易在是且工此語攧撲不破而祖族之辨尤悉世之高論是非者皆盲人道黑白者也

答謝生書

先公遂騎箕尾八千里路消息不相聞走唁無時有爲位而哭耳辱命使銘其壇嗚呼何可當也僕故未習爲銘章也見今之爲銘章者彌不習見今之稱巨公貴人銘章者則彌不習雖微僕而已抑古之習爲銘章如昌黎柳州廬陵臨川諸公使見今之銘其巨公貴人之章亦當以不習爲解蓋古之㦯銘法者三脩之于身施之于事見之于言有一焉則雖其人無五兩之絨半通之銅而有道而文者不斷與之銘書之刻之一片似嚴施于孫子不必其巨公貴人也而爲之銘者亦不必巨公貴人惟有道而文者是

使而今之應銘法者亦有三一曰家世如所云四世五公一門七侯也則書一曰官階如所云四時仕宦三臺周歷也則書一曰恩賜如所云金帶內府玉案推食也則書行間茂績舉體皆拖如此而已矣往者佛助魏書名為穢史宋臣之表上魏書也以謂終篇累卷皆官爵州名覽之生厭不圖今誌墓者乃復似之不似之乃反以為不當律令不合時宜烏呼世而無韓柳歐王也世而有韓柳歐王設不焚其筆硯惡言詈詞有倍蓰當日錢公輔者矣且夫今世所云亦奚不應銘法之有傳稱保姓受氏以守宗祊祿之大者非家世乎周禮爵以馭其貴非官階乎予以馭其

卒非恩賜乎君是則亦不應銘法之有雖然有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見之于言者而横修此三事以蓋之是旣横而還其珠也無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見之于言者而塗借此三事以榮之是負且乘致寇至而爲其先人發笑以自黜也此之謂不孝而又將使見之者謂特官人以世耳爵及惡德耳恩及私暱耳是自明揚主上之過而公與私交病也此之謂不忠一舉而數不善備焉然且曰律令曰時宜嗚呼其將胥天下之誌墓者而爲後人作鈌石邪僕非有道而文者一斥不復無頭銜以焜燿人望而撥前肘後又率皆韓柳歐王舊遺下刪于度不可卒變世乘君乎未有

以此事謁而來請其有之亦必先以荆公所云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者與之約三章焉然後敢拜命之辱請者遂逝能去今足下方成進士爲時聞人恐未肯顧僕息壤爲先公作此冷淡生活也先公行應銘法于古今人所尚三事蓋皆挾而有之在下雖時乎一上下耳世不乏巨公貴人能趾足下顛蹶之請者幸留意焉某月日某再拜

一意翻兩層謂後層說到不孝不忠尤爲劌心怵目

治古堂文集序

文至於適焉止矣揶子云捜擇融液與道大適李習之云辭與意適因其祇於道而意以幹之詞以柯葉張王之參相得焉以唯變所適而立均出度又適至是而止是之謂適斯言也余聞之坦菴呂公康熙乙未公貳司農督倉潞河余以事謁節樓公與語移日述先世忠節公兄弟死流寇事衎衎稽血凜凜生氣已乃及文章家利病公出治古堂刻本一帙示余口呼手指自周秦兩漢下逮唐宋大家難絡旁午可一二三四數也公言文章之横流也自有明諸君子始人是其所私學各立一幟栢之古人爲之尸左

右祖之東西游之而左史與韓歐遂爲老死之不相往來曰不類莊生有言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今有祖禰于此見其子若孫之面之不猶吾而遂疑非其種而黜之而子若孫閱上世之圖狀貌凡書篋几杖衣裳俎豆一切非凡所見則又曰非吾祖也吾不知然則有似之而非者其必且爲崇韜之過墓而號而仞賊作子也决矣嗚呼此所謂搖易也余聞言而愕長跽請公之指南公因從容爲開示方便如前指則唯唯退持其所謂適者遍勘于周秦兩漢以及唐宋大家則爽然解又以之勘于魏晉六季間一二錚錚佼佼者卽又爽然解卽又持所謂適者還勘于

公所示治古堂諸篇則又豗然解而函牛之鼎染指嘗之不能盡奇味以足于口蓋嘆然者于今且三十年乃甫得其大全覩之姿意公之文卽公之所以爲詩主于美教化移風俗如大序云云者蓋衷于道而合意聯詞卽因之其閒颷扇波姿易格異狀左史韓歐合于無倪凡皆善者機也一言以蔽之曰適而已矣然公子衎孫爲余言公學詩早矣至四十始爲古文嗟乎物不素具不可應卒公有所以爲古文者豈必在爲古文時庶史稱高達夫五十始爲詩詩卽工夫唐人于詩少者習之達夫不應獨遲之中壽大抵如李將軍射度不中不發發卽應弦而倒耳蓋工而

後詩非詩而即王也私心擬公毋亦倣此意乎余獨惜有倜儻非常挾觴上之才不生百許年後得公為之摽荒爪藉而余有天幸乃如皇甫之得訣于吏部也于是乎書

文至于適焉止矣最為妙論適者非徒文從字順也排奡而能發帖清高而能深穩皆是也以唐而論韓之奇柳之奧皆適也杜牧之豨硎孫樵之峭削皆適也蓋文章自有天然節奏增一字則不適減一字亦不適故惟其是極于工之外又當足之曰至于適

翰林院編修贈侍讀學士義門何先生墓誌銘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六月九日前翰林院編修義門何先生焯以疾卒於京邸時先生失職而仍校書 內廷 上聞其卒也爲不怡者良久且曰何焯勤學問祇事有年方欲拂拭用之而忽焉以歿深可憫傷還其前官 贈侍讀學士旌其魂賻金給符傳以過喪而家在長洲有司用歲時存卹蓋異數也先生少而奇爲秋岳曹公言遠王公所器亞既冠以崇明學生選拔入大學名聲彰徹鄉先生諸公要人爭欲令出門下而先生淑梗有理偶語及故撫吳湯文正事見鄉先生微反唇卽爲之氣息勃然而他日點

勘塲屋程文不如意者十居七八鄉先生見之氣涌如山戕門以絕仍訟之大府會大府前以事嚇鄉先生故得不重坐然六試京兆六報罷其一既倖得之矣又擠而止之猶倘以前過也歲壬午　聖祖冬狩駐涿州安溪李文貞公時撫直隸迎謁道左　上從容問野有遺賢乎公以先生對既　召試遂直　南書房　賜舉人偕禮部試禮部試不第又　賜進士對策高等改庶吉士　命侍讀入貝勒府充　武英殿纂脩嘗是時李文貞公號得君一經品題聲生勢長數薦人起家爲顯官去而于先生猶臭味然吹噓送上人謂何天之衢道且大行也然久之散館

不授職得　旨再教習三年而先生丁外艱歸服既闋又
丁繼母艱於是先生無宦情將閉戶著書浮沉閭巷間老
矣已而又以文貞公薦赴　闕廷加授翰林院編修是爲
歲甲午其明年有以蜚語聞者　上還自熱河緣道問何
焯安在即從迎　駕所收繫之并簿錄舍中書載以兼兩
及　內庭學士檢視諸非所宜言者大索數日不得獨得
論俗下文字及詆諆當世士大夫箋識罵侮有人所不堪
語黏籤以聞而書次中有郤吳縣令餽金一札藁并呈之
上閱之怒獄中摘數條遣內侍覆獄呵問反覆鞫其罪
僅坐免官直　武英殿自若也方事之殷也雷電交至銀

鑄鼎彝在其頸遊觀者爲之五色無主而先生意氣自如略不損眠食危坐讀易聲震戶外承讞問隨事自辨數奏對凡數百言字畫端謹無一譌脫守視吏聚觀歎息謂漢兒乃有此人既出獄直 殿廷事蔬勤辰入酉出不辟寒暑他人有弛置自便不了事者問爲手了之如是者六七年既艱既瘁痼疾乃發氣乘肺溢爲水浮膚以卒年六十二矣先生書不去前問觀博考而貫之以一大抵經史爲主盟其讀經必得經所以云之意而不取輔漢卿曰此盤脫郎也讀史必熟其事變之血脈而不取胡致堂曰此坐談客也人必論其世體必究諸用苛濫不作亦不苟爲異

同蕃將與儒生俗吏不識時務者一曰此言有用我則慎斯術以往非筆墨間事也書皈歷鄴架以善本對其校讎至再三必如劉中壘所云殺青可繕寫者乃已所著詩歌古文數百篇語古齋識小錄十數卷方簿錄時門弟子恐中有根觸語悉付一炬成焦土云嘗謂經生藝爲經生藝者往往持贄先生讚以游揚聲譽而先生不肯爲背面過有佳作逢人說項一不當意閱畢卽以如意怙几上不覺一詞當之者辱過撻市以是多怨者與時蜚語之閧未必非此蜚文致而先生勿之悔有來者仍挈胸懷待之書法精妙與人尺牘人皆藏去以爲榮嘗奉 聖祖命寫朱子

四書章句集註録其板貯　禁中侯須也信行孝弟事後母者再而皆得其歡居喪時有甘露降庭樹推財與諸弟者數數也遇親故皆有恩而守節清苦己顧不妄受人一錢初字潤千哭其母更字屺瞻先世當元統間有以義行旌門者先生取名其書塾學者復稱義門先生曾大父思佐妣楊氏大父應發妣陸氏父棣妣陸氏吳氏陳氏三世皆以諸生老而鍾美于先生當顯矣既登復亨仍不竟其用有子雲龍邑諸生也相方諏日爲銘其埋而以沈君冠雲之狀來因敘而系之詩曰于古有訓君相者造命以之字而拔人決起于仞入爲門侯聽先生之初晉如而摧如

值啟事之山公　帝曰女俞俾禮堂定書一落千丈推隤兮浞瀁終遇雨以說弧蘇而復上將刺有攸往匪辰匪巳遽呼兮起起潤餘名于枯骨丹旐從倚榮光在嵩里烏呼三不朽之一其言也立先生有言兮滿堂滿室經律稽諏兮子史搿渠蘊綠牛毛兮龍文虎脊藏之名山兮通都大邑世無辭人兮索之不得後有聖人兮俟之不惑烏呼先生安此兮宅

此誌自云據沈冠雲狀實則轉詳于狀以本熟悉其爲人不待狀也用是知文必以簡貴爲主者偏必如此而請事始盡

明經處士周六雲先生墓誌銘

君邑前直新安江江水淺深見底南山之緑倒卧爲分沙漏石明燭須麋沈隱侯詩所謂千仞寫喬樹百丈見游鱗是也士生其間方寸湛然可以予對山水者則惟六雲周先生先生名上治初名綴王而以鐵餐爲其號貌清而脩長指爪眼開合有紅光巖巖玉骨見衣表顧能屹然而立者終日好讀書自中經四部外凡在簡素率有不津逮而博觀約取度其本末而立要焉以歸宿于易論語其于二書箋注紛羅密幾無際章句小儒讀之不解作何語也所居邑西偏邑長頎稀見其面足未嘗至市井一日縱步行

志路之遠也忽功首見麗譙邊反走君迷陽之傷吾行者
校中課士發子游爲武城宰題把文而誦者滿街先生屏
勿省曰此何等題也後世復有澹臺生如吾輩其人乃能
爲之不相面而相背則邑諸生求某者于由徑至室冷暖
自知或時得一二公等碌碌兩無著乎處卽安得搖其筆
端其高自標致眼底無餘子如此所與游多一時名士而
于徐少宗伯蘋村投分尤深蓋先生嘗受知學使者谷公
霖蒼再試楷第一實蘋村昭中横索之蘋村旣官 禁近
而先生以年資貢太學蘋村歡然好逆爲言于國子先生
欲延以都講而先生投策 禮曹則已單僕屛驢出春明門

吳徵君傳

徵君吳氏名農祥字慶百一字星叟故錢唐諸生也其先自海鹽海甯再徙而家於此曾祖上世皆不顯至祖繼志始仕雲南越州衛經歷父太沖明崇禎辛未進士由翰林累官右諭德右中允徵君其長子也兒時爲馬文忠公世奇所知曰他日當以文冠世年十許歲數往來婦翁家婦翁者倩巖也會三九公讌陳公函煇發題命坐客各製芙蓉露下落賦徵君最下坐舐筆賦就振縑以詩其落句云一瞬少年爭敗屋明公從此顧躬耕陳公歎爲英異者久之初徵君祖經歷君好聚書且勤學錄祕閣之鈔逾萬

卷及宮允鼎貴則家益有賜書軸帶帙籤至與山陰祁氏
海虞錢氏埒於是徵君既長構樓于別業之梧園儲書其
上與弟農復登樓而去其梯戒不聞世上語盡發所藏書
讀之朱墨勾稽識其大者旁又襞饋細碎囚鎖怪異搜逖
疑互並潰漏發箋語則纚纚然居久之會康熙戊午
天子開博學宏詞科徵君以大司空陳敳永薦被牒菁敦
迫上道至京師辭於通政司者三辭於吏部者二皆不報
明年三月試 太和殿庭 上命三大學士暨掌院學士
定甲乙徵君卷議在甲伍中有月矣已而不與 上又顧
大學士等舉所遺舉所遺則首以徵君聞已又不與或曰

是有以甚語聞者或曰是索其卷無有故罷其事秘不可知也徵君之至京師也大學士馮文勤公溥各之代舍時稱佳山堂六子六子者陳維崧毛奇齡吳任臣王嗣槐徐林鴻及徵君也維崧奇齡任臣既入史館嗣槐試不及格而用 天子後命留官中書舍人獨林鴻與徵君不就徵君尤倦遊既病留不耦則乘薄春車出郭門藥囊書帙雜破藍藍然送者自大學士馮公以下吁嗟歎之徵君曾不芥蔕曰吾道蓋是乃今可遂吾初服矣徵君鳶肩蝎鼻鶴脛指爪長三寸須鬑鬑頎然淵放得錢輒付酒家而識微見遠畧不干人以私人亦無敢干以私者祉事之殷也吳

下士沿復社故態角為尊客門戶各分不通水火而浙西郡若讀書秋聲登樓等社及慎交諸社爭立名字應之名欲引徵君書幣交戶外者屨且滿徵君曰是識既見餌也諸君子忘東京鉤黨事乎不答書亦不務覗其後 天子果切齒諸為社事者盡搜所刊錄焚燒之於今著為令世咸以徵君知幾 國初通籍者往往有徵君門故大司馬孟 督河朱之錫方伯彭而述其著也數以書招徵君謝勿往或枉車騎過之亦匿不肯見而族兄 守蘇州六年賓客闐咽徵君一以書問無恙而已迄不至他日邂逅於可中亭族兄欲載與俱歸不可則以縑置船中徵君遽捨

船去其介也如是獨嘗一應李文襄公之芳聘當是時文襄以蕩寇功督兩浙建牙於三衢以扼閩衝羽葆棨幢吏從帶弓鞬夾陛立上謁者或不敢仰視徵君至則長揖之明日宴於射堂軍中以鳴鏑射戟枝侑酒酒半文襄離席起酌金叵羅爲壽徵君前請草露布徵君且飲且口占授書吏一坐盡傾久之辭去爲畫便宜數事文襄再拜曰戢君良箴吾幾者如君不盡乃以爲文士也徵君內行敦過三黨有恩紀其於朋好性命也鄞縣周容太倉王昊客死京師質衣爲具含賻視白旐卽路乃返晚與陸堦毛奇齡徐林鴻爲飲酒難老之會月一會會輒榷文史一日偶及

興獻禮并牽連濮安懿王事奇齡以司馬光楊廷和議非是嘗詞狠籍口角流沫噎餐飯中徵君何其閒也爲一難以送之奇齡亦未有以應蓋徵君好史法其於明代事尤悉棘棘不阿然一以心聽皆此類也康熙戊子七月十六日卒年七十七矣初徵君之生也母張夫人夢偉衣冠者七人抱一兒授之曰以爲而子請其年曰二七及是果驗所著古今體詩一百三十四卷古文一百四十卷駢儷文四十卷詩餘二十四卷他雜著又一百六十八卷子務孫愼思編以藏於家皆殺青可繕寫　野史氏曰韓愈稱樊宗師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元稹序長慶集曰樂天之長

可以爲多矣徵君亦云然徵君不以自多遇後生一字之
工三復不能已其子之友揖方棨如者把文謁之亟歎以
爲當今無讎又錄其弟棐如詩數篇入所撰篋衍集中然
至其意所不可踰翰音登天不一以色詞假也徵君素彊
無疾前卒之一年家不戒于火遊所嘗讀書燼焉自是遂
病病或挾旬不食亦不語曰吾無與爲質矣踰年竟卒其
以書死生如此

此君故奇文亦沖雅

李培園傳

先生李氏名發枝字鹿友培園其號也山陰人爲學奇博多通而一歸於經世務官民兵財經緯本末有叩者詶答中恐霏霏如鋸木屑也康熙丁丑策進士高等才先生者多以行秘書許之顧僅從平調注知縣去既就選得江南之上海凡四年罷官久之乃起知深州甫浹歲又改臨海博士官以歸卒家時年八十矣上海賦粟於松江爲冠而戶服多廢名徵發則不知誰某好鬻錢之戲亭戶私販者滿街俗又爛技小則交捽大即刀槊相摩以是號難理先生至取其太甚者治之先教後威歲餘則一切衰止一日

坐堂皇有警相告者海寇至矣居民波迸守將至欲闔城扉先生曰是賊之亂也旒治文書問他雜碎事自如而間遣一隸語民是海舟胥賈胡耳風無方便故跳還來市中今行遣之矣或問令何爲則應之曰方有公事未退食也居民乃稍稍還尋遂按堵先生嘗言左氏好以暇好以暇此兵法亦治譜也整乃可亂暇乃可猝治緐而務之治亂繩而急之則敗矣方　聖祖巡松江也邑挽卒須五千人以上先生念期倘遠而先事聚毋爲也人予之傭錢而約日以待發呼則麇至色第目別逐隊趨而前無一錯立亂行者監司高其能弁移旁縣事屬之爲青浦完城堞

百姓勵役賦功數日而畢雅不好以聽訟名而縣見立剖
鄰手如斷有以衣杵擊人額死者審其械而血痕猶濡縷
然囚因殺不承先生顧書吏取他物類杵者雜以巽而試
其擊痕亦如之獄則立具五通神祟一村婦溺死矣其夫
負之以訴先生命隨至神所鞫之婦指朱衣者曰是矣立
擢燒之而諭其夫此湯公撫吳時所斥淫祀而汝何敢妄
祠之要有便有彼所爲得憑其身以儀也飭斷其香火祟
絕而婦病亦差當是時吳中自大中丞宋公以下次繩先
生撫治行第一而李青天不愛錢之謠歌謳道中人口相
傳以熟側府明之邪善也曾有倆嫌因劾罷先生以遲而

其後二十年起淞州治如故操常勒禁歲輸公使錢千緡曰吾何忍以百姓貢兒貼婦者飾苞苴也竟用是逆大吏指得下遷云初先生失上海也民哭聲如震雷蛇行蒲伏相率挽者自縣門屬之黃浦潮日至兩踝沒淖中先生之再謝遣之不肯去及淞州人聞日歸走送闔咽馬復爲之不前然先生初不以秩望在臨海舉白鹿洞學規士經其指授始有發聞鄉里者郡縣長稔先生有吏能時時以民社事諮處先生亦爲之盡三年乃移病休暑無還謫意也先生孝弟純明與人交有終始步以當車還客拜牛刈出袖中無蓄蒼頭廬兒隨焉者抄書滿屋附之世用數爲公卿

開決諸疑奏而再起再仆故其班班可譜者止此方子曰
古稱宦無中人不如歸田豈先生謂邪然先生嘗 憲
皇帝初元獨後遂頁謝然 召對既稱 旨而高安朱文
端公摠憲先生時方倚爲相夫君 相造命者也振其綱而
出卽百中人奚啻哉然卒擠而止之何也始先生罷命東
江甯公唁以詩有云自古上官須善事於今廉吏更難爲
嗚呼其知之矣
此與藍鹿洲相似亦高安公保 薦而卒擠之去者

歸愚文錄引

歸愚文集長洲沈確士先生著先生由頭諸生年踰六十始通籍以詩受知 高宗純皇帝不十年官至禮部侍郎以老告歸在籍食俸 南巡晉加 恩賚 御筆序其詩集以高王比之爲從古詩人未有之榮遇其詩取法盛唐務臻高格近世論者頗有異同要不可謂非正宗也古文不甚著名而規橅先正亦大可觀蓋其時文教昌明體裁橫出朱梅庭倡言復古仰企周秦袁簡齋獨出心裁蕩無師法先生獨確守唐宋八家評之點之以此教人卽以此自律故所作除談經多陳言外餘文則高者俊偉光明氣

舒神玉次亦文從字順不染囂塵今錄正集中文為一卷

歸愚文鈔

長洲沈德潛碻士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李東陽論

明孝宗將崩命劉健謝遷李東陽輔東宮爲賢主三人頓首受命武宗立宦官劉瑾等亂政健遷東陽極諫不聽繼健遷力諫誅瑾旨去健遷而獨留東陽健遷瀕行東陽祖餞泣下健曰何泣爲當日力言與吾輩同去矣人以是咎東陽之委蛇而羅玘上書至請削門生籍後世遂罕知東陽之心者從來人臣顯行其節者易見隱行其志者難知東陽之不去一在保全善類使諸臣陰受其庇一在受顧

命之重寄留其身以冀君之悛改而不忍超然去國以自潔其身當時劉瑾所欲得而甘心者健也遷也焦芳諂事瑾必欲誅戮正人而遷尤為所忌以遷為餘姚人矯旨籍餘姚者毋選京官揆時度勢諸君子幾於一網將盡而當日健遷雖奪誥命雖追還服物終得自全其身必東陽彌縫默救於其間而瑾與芳不得肆行其毒也況健遷而外如楊一清劉大夏陳熊諸人幾得危禍均賴東陽潛移默奪以維持之而顧責其委蛇不去假使其時繼健遷而去舉朝皆焦芳張綵劉宇曹元之徒健遷同類俱為糜爛所必然者觀於熹宗朝葉向高為首輔東林君子不致胥戕

迫向高去而楊左諸正人無噍類矣又其時以言誅劉瑾者張永也以計援永者楊一淸也救一淸之死而使之在位者東陽也東陽不去大有功於國而不能諒其心者第以悻悻小丈夫律之乎哉且窺東陽之心事又有不止於此者蓋大臣之責任與小臣不同受顧命大臣之責任與凡爲大臣者不同當孝宗諄諄以嗣君付託涕泣受之此身已爲嗣君之身矣古來受顧命之臣伊尹遇太甲其變也霍光遇昭帝其常也後遇昌邑其變也孔明遇後主在常變之間也三臣皆殫忠竭智瘁心力以事之而不敢置其身於局外東陽所遭與三臣又異矣主則湛聲色狗馬

宦寺入黨專以聲色狗馬亦之而大臣自健遷韓文劉大夏馬文升諸人外皆焦芳同黨既健遷諸大臣相次斥逐東陽之勢益孤計一人之力欲除君側而不得卽欲行己志而不能於是隨事隱忍隨事匡維甯晦其心迹而不敢標矯矯孑孑之名冤其用心總欲補益君德於萬一以少慰先帝付託之重者由是觀之轉覺健遷之去爲其易東陽之留爲其難則保全善類猶其淺焉者也而羅玘之刺譏毋乃淑人之識固未知君子之所爲也耶昔狄梁公事武后人以屈身女主議之卒之婉言諷諫並薦五王復反唐祚人始服其轉移之功高於亢身去國夫知梁公之有

遁於唐卽可諒東陽不去之心也夫

以保全善類發託先帝明東陽之不當去與子所作讀

明史李東陽傳詩同一識解同一機軸先輩先得我心

不勝自慚

陳平論

爲大臣者當國家多故宜持正論以消逆亂之萌不得委蛇婉孌以順從其說苟委蛇婉孌以順從其說其後雖至於成功而君子知其僥倖於一試而不可以爲訓漢呂后欲王諸呂問王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問陳平平曰王呂氏昆弟無不可後卒與太尉勃誅諸呂立孝文或曰陵之正不如平之權其說非也當其時直畏呂氏之彊耳豈眞逆料後之必能誅諸呂而爲是說哉觀其遷右丞相以後惟求自全之術而不聞早爲天下反正之計及用陸賈計始以千金交驩絳侯則云

呂氏可王時胸中初無成筭可知矣幸而天意在劉酈寄之說行而呂祿可紿太尉得入北軍耳假使當時平與勃先呂后而死即不先呂后而死而呂嬃定策於內諸呂把持於外而酈寄之說不行而呂祿不可紿而太尉不得入北軍則高帝百戰而定之天下不且唾手而屬之他人之子哉是平勃之誅諸呂幸也而順呂后以王諸呂說之大謬者也或曰平豈不能爲王陵之言然言之不聽奈何是又不然景帝時欲侯皇后兄王信與丞相周亞夫計之亞夫曰高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帝默然而沮景帝之猜刻幾同呂后而景帝之信亞夫不如呂后之信陳平

亞夫能得之於景帝而平獨不能得之於呂后哉蓋呂后雖惡以高帝制之猶知所忌也今夫閭巷無知之人頑梗兇悍幾不可以言語化也然苟以鬼神祖考未嘗不帖首而服無他刧之以所忌也高帝呂后之鬼神祖考也陵既抗言於前平與勃復堅持於後后必有所忌而不敢遽行其志由是將相輯睦遠近連結吾居其勝以待其隙則天下大勢在劉而不在呂胡爲苟且阿諛儌倖於不必然之策哉唐狄仁傑事武后時武承嗣三思求爲太子仁傑從容進諫風以大義動以至情後卒召廬陵王復有唐室未聞曰姑順之目前而徐圖之異日也唯高宗欲廢皇后立

武氏而李勣許敬宗之徒覥顏順其欲以釀後此之亂耳陳平之言與李勣許敬宗若出一轍可以其功之倖成而護其說之謬誤哉故爲大臣者當以王陵之直諫與狄仁傑之風諫爲正

論甚中肯筆亦條達

唐宋八家文序

唐宋八家文始於茅氏鹿門撰次後儲氏同人病其疏漏因增益之倍有加矣予賦性譾陋少時誦習祇十之三四年既長亦嘗綜覽兩家選本并八家全文而精神貫注仍在少時誦習者既因門弟子請出向時讀本粗加點定俾讀者視為入門軌塗志發軔也或謂八家之文果皆以言載道有醇無駁者乎應之曰文之與道為一者理則天人性命倫則君臣父子治則禮樂政刑欲稍增損而不得者六經四子是也後此宋五子庶能表章之餘如賈董匡劉馬班猶且醇駁相參奈何於唐宋八家遽求其備乎今就

八家言之固多因事立言因文見道者然如昌黎上書時相不無躁急柳州論封建挾私意窺測聖人廬陵彈狄青以過激沒其忠愛老泉雜於霸術東坡論用兵潁濱論理財前後發議自相違背而南豐半山於揚雄之仕莽一以爲合於箕子之明夷一以爲得乎聖人無可無不可之至意此尤謬戾之顯然者然則八家之文亦醇駁參焉者也或謂如子言後之學者唯應於宋五子書是求而迺問途於唐宋八家之文則何也應之曰宋五子書秋實也唐宋八家之文春華也天下無舍春華而爲秋實者亦即無舍春華而求秋實者惟從事於韓柳以下之文而熟復焉而

深造焉將恠怪奇奇渾涵變化與夫紆餘深厚清陗邅折悉融會於一心一手之間以是上窺賈董匡劉馬班幾可縱橫貫穿而摩其壘者夫而後去華就實歸根返約宋五子之學行且徐驅而躪其庭矣若舍華就實而徒徹徹焉約取夫樸學之指歸窮其流弊恐有等於獸皮之鞹者吾求見獸皮之鞹或賢於虛車之飾者也文刪存三十卷鉤畫點讀稍分眉目初學者熟讀深思有得於心由此以覽茅氏儲氏所葺并類八家全文更有曠然心目間者治經義者有得於此治古文者亦未必不有得於此外此唐則有李習之杜牧之孫可之宋則有李泰伯司馬文正公王

梅溪陳同甫文信國諸公文俱當蒐討畯瀨學者尚究心焉

晉子按駁中一段推擬處盡化烟雲

李玉洲太史詩序

古來詩家主趣者有嚴滄浪主法者有方虛谷主氣者有楊伯謙主格者有高廷禮而近代朱竹垞則主乎學之五者均不可廢也然不得才以運之恐趣非真趣法非活法氣非浩氣格非高格即學亦徒見其汗漫蕪雜而無所歸蓋詩之為道人與天兼焉而趣而法而氣而格而學從乎人者也而才則本乎天者也人可強而天不可強故從來以詩鳴者隨其所長俱可自見而詩人中之稱才人者古今來祇數餘人相望於天地之間玉洲李先生今之才人也少歲出語即能越俗既與張匠門先生遊匠門故以才

自豪即以才援引人者所才相遭引而愈出故玉洲之詩因得肆其才於陶冶萬類籠挫一切之餘水銀碎砂入其鑪鞲皆成丹也幺弦雜韻經其和調皆成樂也鮮如時花嫣如美女而恠奇兀奡飄忽出沒比之絡蜺天際神山海上而不可端倪前人所云曠世逸才驚才風逸者不是過焉已先生家吳江往來吳門兩地多詩社先生詩成衆口交服酒闌燈灺出片辭埋語俱有才華流露其間既成進士列侍從鋪陳雅頌淵涵金石仍以才爲主而不拘尋常應制格律品極重焉既又脫然去官得以蕭閒無事之身一肆其力於詩歌以其獨得兼有衆長求之趣趣益以流

求之法法益以合求之氣氣益以盛求之格與學格益以老學益以化而總由於才之益縱橫自得出天入淵而不可控制蓋其得於蕭閒無事者為已多而天之與之獨厚者也抑聞古人文章每得江山之助先生之蜀走棧道入劍閣經白鹽赤甲吊屈原武侯杜老蘇公遺蹟客山左登泰岱謁孔林觀蓬萊天風怒濤青紅海市諸幻境今留關中過秦漢唐之故都覽潼關之防衛望華嶽終南武功之形勝天授之才有擴之而無盡者宜其詩之隨境變遷全乎天而自乘乎人也潛與先生以詩定交垂四十年每相見必示新詩間有彈射欣然得意然其詩終退讓為不

可及莊生云送君者自厓而反君自此遠矣潛於先生詩
其有自厓而反者乎

篇論可師文辭亦暢

答渭起祥書

潛白前賜書殷勤諭以作文之法并蘄僕規所未至若以僕爲識途之馬然僕非嫻於文者也而文章家之流弊或能言之往見有明中葉一二鉅公倡導天下謂作文當師先秦漢京句取其拗字取其僻而先秦漢京之精神不存焉其病在襲於是詆諆其後者救之以唐宋八家以平坦矯其拗纖易矯其僻而唐宋八家之精神不存焉其病在庸而詆諆者又隨其後嗤乎根本之不求而面目形體之是徇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吾知相訾無已時也夫文章之根本在弗畔乎道顧吾之弗畔乎道要取諸古人之

文之與道爲一者而古人之文不能盡然自唐虞三代以來理則天人性命倫則君臣父子治則禮樂刑政如江河喬嶽萬古不可磨滅者六經四子之文是也自兩漢以降如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王通韓愈歐陽脩曾鞏之徒見乎道而醕駁參焉者也他如莊周列禦寇諸子之文汪洋恣肆而磔裂乎道蕭統氏編輯之文辭采爛然而不根乎道有宋諸儒之文幾於道矣而於修辭養氣又不能與賈誼董仲舒以下諸人比埒然則舍六經四子外胥可屏而棄之耶曰不然六經四子吾之宗旨也六經四子外語之問途於其中而分列之取焉者也其間合者究其所由

合離者究其所由離吾析衷乎六經四子之旨將合與離俱爲吾用而背乎道者亦可引而正之以歸於道則文章之根本立矣根本旣立次言體法體與法有不變者有至變者言理者宗經言治者宗史詞命貴典要敘事貴詳晰議論貴條鬯此體之不變者也有開有闔有呼有應有操有縱有頓有挫如刑官用三尺大將將數十萬兵而紀律不亂此法之不變者也引經斷史援史証經詞命中有敘事敘事中兼議論此體之至變者也泯開闔呼應操縱頓挫之迹而意動神隨縱橫百出卽在作者亦不知其然而然此法之至變者也吾得其不變者而至變者存焉旣觀

乎道以探文之源復進乎體與法以究文之流而且運之以才輔之以情深之以養達之以氣夫然而發而爲文若吾未嘗標新矜異於古人而古人自不足拘攣纏縛乎吾則其言自吾而立而秦漢八家之見俱可不存又何至沾沾焉逐人後塵以日汨沒於瀾倒波頹之中耶雖然知乎此實難知乎此而能造乎此則尤難不多讀書則絕其原不得師友之輔翼則迷其途不定其灼然不變之識則是非毀譽得以淆其中而又雜以科舉干祿之學而又應酬世務標榜聲氣以入於苟且求名之所爲其氣鮮有不昏抑鮮有不撓者唯摒擋一切與二三同志遯跡於荒江敝

竟之滋相與切劘日月經困頓突饑而不之少衰則於斯
藝也蓋庶幾矣雖然僕亦第能言其失得云爾其失其得
求必果有當也又昔人親見揚子雲容貌祿位不能動人
恒易視之況僕之抑塞連蹇者耶緣前書聊切聊據所見
亦用此自勵所示於少進爲禱頓首

根本體法其言粹然一出於正末一段撤棄尤緊古文
豈易言乎哉

三孝子傳

黃孔昭字含美吳縣人中崇禎癸酉鄉試官雲南之大姚鼎革後兵阻不得歸子向堅字端木子身往尋之以家事付其妻曰此行不見父母決不歸也宗族鄰里皆阻之不顧既出門遇客之舊往滇者詢之告以道路之遠山川之阻戈鋋之攙搶狙猿虎之虞與寇賊剽掠猺人獞人番鬼之險惡復阻之卒奮然往一蓋一笠披寄丁帖走萬里外越關隘數百重將至滇滇人訝其形容衣服不類欲加以刃時兵戈未靖疑爲間諜也向堅告以實慟哭如嬰兒衆釋之至白鹽井遇父母及從弟向嚴俱無恙喜極而泣鬱

獠感動踰一年得歸歸時途中與弟親舁籃輿怡然無辛苦色也始順治八年十二月訖十季六月往返二萬六千餘里吳人作樂府傳其事同時孝子又得二人曰顧廷琦曰劉龍光

顧廷琦字佩堅長洲生父繩詒崇禎庚午舉人知蜀之仁壽縣張獻忠破成都不屈死天下既定廷琦徒步入蜀覓函赤踝前後閱四寒暑始扶櫬歸中間川水暴漲幾死絕粒數日幾死遇盜刼幾死臨高山嶮巇墜深淵幾死而卒不死不死而卒扶櫬以歸天相之也方廷琦之成都山川猶存城郭易位無有知瘞藏處者呼號路側誓不欲生由

遵義縣民訪之殷繼周黃珪由殷繼周黃珪訪之文運由文運訪之曾大禮始得之龍臏橋側廬墓數月往返亦萬四千餘里抵里門鬚髮欲白矣詳載廷琦自撰入蜀記略中

劉龍光字麥蕭亦長洲生父廷謨官益王長史國初道梗不通龍光始以省試歸至是扶病往建昌益府故人無在者禱於張令公之神夢中若告以石溪語然不知所謂久之遇一女僧云石溪在閩粵交方今官道阻兵須間道可達龍光冒死穿蘇峽一綫天踰白石嶺萬仞蟻旋而下血漬雙足過山麓果遇毋於石溪空郵中名見娘村朱孝

子王龍山見母處也父先一年死矣奉母扶櫬歸孝養十
餘年母沒以哭母得心疾終其身
沈子曰語云世亂識忠臣亦亂後知孝子也三孝子行吳
入櫬爲極難而孝子之心若孩提亦能之者吳江計孝廉
東性不肯下人獨以師禮尋黃孝子嗚呼孝廉之學殖才
華果出孝子下哉
三傳敘次各別

黃大常傳

公諱性震字元起姓黃氏閩之漳浦人年十二父母俱喪家貧艱於爲生然有大志讀史遇豪傑崛起事輒色俱動隱隱竊自負年既壯益練習當世事時海寇鄭成功竊居臺灣公於閩海要衝澎臺形勢凡港汊險易竄島出沒及賊情向背一一熟悉於胸然而困逾甚人無識之者也歸化令名易公族子寄籍粵東官於閩見公與語曰叔非風塵中物幸自愛公曰世無常何誰識焉冏今海寇未殄廟堂黜材吾如涉川之舟須吾友揚帆風飛耳甯能坐此鬱鬱乎時公年四十矣會閩督姚公啟聖奉 命平寇公謁

軍門條平海十便姚公用其策相與密謀遂平臺灣公之獻策也首言兵法攻心賊祖孫父子踞海識形便臺灣天險誠難爲力今鄭經溺酒色子幼弱將不一心倘能不陷官爵金帛搆貳其黨披其腹心賊易易平耳姚公稱善曰此陳平所以離項籍也吾以此委君矣公曰求也賊今新陷海澄數勝而驕驟撫之是示弱也宜伺閒出奇大挫其鋒收諸要地以蹙其勢師要地賊孤島難恃然後撫而懷之其心乃離澎臺司一戰下也姚公曰此項籍所以降章邯也稱善久之於是出龍虎山復長泰縣大破賊於西溪奇江東橋水晶坪等處公曰可以撫矣乃大開修來館於

漳州來降者予官服車騎即亡無所問卒有亡大賊者皆誘示所有賊心動諜至密飭諸營厚款之諜即以情輸賊有日矣或塓館舍爲供具大書某鎮某官公館聲言某月日某將當來降賊互猜貳歸者日衆賊黨日孤我師一鼓而下十九寨遂復海澄克厦門金門經遁歸臺灣身死子克塽澎湖一戰而縛海寇平諸將克金厦門將議悉誅賊黨而以其子女資財犒軍公密白姚公申禁令全活數十萬衆先是制府上公功廷議以同知用奉　旨優叙以僉事道用至是加軍功級授霸昌道蓋異數云公之涖官由霸昌道擢廣西按察使尋擢湖廣湖南布政使以病乞休

家居七年再起總理永定河工遷晉太常寺卿卒於真定

官潮昌時其地滿漢雜處故多闖馬叔掠公陰遣吏入盜

務廉其姓名集猾悉擒治之旗丁重責剝人至沒入其妻

女公下令聽民贖回不從者置之法咸震讋無敢犯官廣

西時適遇大容山叛衆勾連高廉羅肇潯梧柳慶八郡人

獄幾滿公擬斬渠魁崔枝王等餘省釋屬天寒男婦計口

授衣市廛中布為一空歡呼聲動天地總藩湖南時值武

昌夏逢龍亂已陷陶府廷議方出京軍　上曰湖南有黃

性震在彼佐平數十年海氛何愁么麼跳梁黃且襄陽有

總兵蔡元二人必能了之蔡元者破逆藩時有功者也時

撫軍亦議請兵公謂用兵如治亂絲緩之則其緒自清急則棼矣今第靜鎮以安衆心俟賊熖少熄撲滅之一偏裨力耳何爲張皇以生四方伏莽之心哉未幾賊果破逢龍誅死公之總理河務也治法五里設一旗一徼旗書監督人姓名有令則發徼遠近聞聲馳赴士卒各下埽塞帚料隱然以兵法部署也前此數年積弗成者四閱月訖工

上嘉其功一日五召見授太常卿方欲大用公而公積勞成疾遽不起矣卒年六十有五未竟設施宇內惜之長子倘寬康熙丙子舉人江南蘇州分府江撫儀封張公委巡視通省河道時制府猗撫張公因中傷分府誣以虞費帑

金落職今　天子眷念功臣後得邀　恩卹公孫日煦函公行述走三千里請為傳予撮其大者傳之俟史官采入
國史傳中

贊曰鷙鳥整翮嚮擊秋風蛟龍盤屈變化雷雨貴乎乘時也公發謀破賊揃刈梟鯨武功赫矣戢姦蘇枯波臣安恬文德懋矣然當貧困無憀時智謀才術一無設施不遇風雲之期垂翅蟠泥猶庸豎也嗚呼士之抱奇才而低首抑志為俗士小夫所鄙笑者可勝道哉

黃公一代偉人此文寫生處須眉欲活矣

劉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劉諱首昂字聞客江右安福人世爲安福右族少負氣喜談兵生值明季歲甲申流賊破京師明年乙酉王師下江南時天下未平草寇竊發有逆僕某糾亂兵數千據山谷叫號殺奔死傷者夥劉氏祖廟被燔先生奉母奔竄負創幾死賴救免少愈奮泣曰我家祖廟既毀族黨不保何生爲若不剿畔逆復祖宗仇非人也刺血書狀號於閩臣楊公公憐之發兵二千往剿頒師六日徵餉迫促無應者幾激變先生傾家竭族屬供餉晝夜督率數瀕於危始髮櫛而草薙之擒刈奸慝復我宗族修祖廟妥神主

爰復舊觀方逆之既勦也壽寧者以脅從未殄乘先生在
詣闕臣駢集拘係欲置之死人心復搖先生聞之急馳歸
釋累縲縱之夫衆心怗然後折節讀書籍學宮食餼絃誦
暇仍講擊刺戰陣法衆嗤之先生曰將有所用之也未幾
果有逆藩之變逆藩者吳三桂也康熙甲寅反滇南勢連
江右吉州降附郡縣響應人多惶擾謀附之以緩禍先生
矢於衆曰吳逆旣不爲明又叛本朝不忠之尤者彼行援
首奈何昧心應之衆皆曰然又曰方今勢窮感徒固守無
益爲目前計練鄉勇樹栅欄置火器結四方鄉兵爲援計
無急於此者衆皆曰然遂一一行之已而僞帥劉某統五

于人薄近郡將會兵攻吉安先生合鄉兵迎敵廹於險幾爲賊擒賊中有反戈刺其將墜馬者詰其人即前所釋脅從中一人也遂乘勢追逐戮殺者數賊僞帥退然終訛言朋起日夕數驚先生曰此詭計搖我志耳守益堅一夕有僞帥遣人至曰從我當得大官授劄爲務否則屠遠近如雞豚從爾家先先生叱縛其人遞送大府戮之又一夕盡燒郡前積薪煙燄蔽天先生誡曰無動率衆靜以待之寇偪發礮石轟擊乃遁去後屢至屢卻寇不敢窺當是時妖氛方熾人心蒼黃其不靡然從風者寡矣乃一夫之志屹然山立奪衆論冒九死卒能保全遠近由明順逆秉忠義

若素也丁已　王師復吉江右漸次平凡有扞禦功者皆授官先生功爲同姓武弁攘去沉晦恥自言有代爲陳者不報後循例以歲貢生終嗟夫人才不易得而朝堂又急於需才今有其人又有其功而卒使之坎壈以老此足爲國家操用人之柄者太息也强藩旣靖先生不談兵事卒毋服肆力古學謙退巽順不矜不盈遇有爭競者陳理義利害如春風拂人聞者忿平躁釋教子嚴義利之辨曰人欲有爲當自不貪始又嘗言節己方能利人不節己已先大侈大侈則耗蠹欲其及人不可得矣爲文章有根柢著有古忠臣言行錄諏嶽兵陣圖法六卷於戊辰某月日卒

年六十七未卒前一月夢宗忠簡公招之逝曰我當逝矣已果得疾或勸醫藥不從遂卒識者謂之知命劉氏出長沙定王後宋帝昺時輸米千石助文信國勤王者二十五世祖也諱華隱高祖諱耀判泰安州曾祖諱仲禎祖諱繼志諱賓珩者考也名諸生明末時嘗夜觀天象知天下將變誡其子傾產捐軀義勇自激憤時事不可為歐血死先生識其言生平遇事敢為奮不顧身承父教也娶贈孺人繼留孺人先卒子男子三長昆溟次昆湄康熙癸酉科舉人知嘉定縣次甲祥縣學生孫男八人曾孫男十人仲子既令嘉遇覃恩例得贈先生如子官而以清介自守不能

皝皺事上官被黜不及蒙恩宜仲子之褸述先德欷歔欲絕也某年月日已葬先生於廬陵之永福鄉而墓隧之石其辭未立罷官後手狀乞誌銘潛無位不文不足增前賢光也鑑其誠乃銘銘曰　狂猘跳梁哭依庭墻齕其奸猖壁藩吞屠且臘且驅保全疆隅孝敬祥順敦忠守信秩秩家政同善於人衆草蕭蘭凡鳥親鸞涵泳聖籍名不稱德後起滋植存何有歉音欠沒何有憾永壽匪斲高原坎中歸藏位宮千載是崇

此公可謂老謀壯事矣文亦足表章之

王耕煙墓誌銘

從來藝事之極者必歸大家論詩推少陵論書推平原而論畫於宋推北苑於元明推子久石田此三人者畫中之少陵平原也當今之世能繼北苑子久石田而興起者則有耕煙王先生先生童時無嗜好嘗引荻畫壁作山水即生動時婁東二王先生以畫擅當代名二王者奉常公煙客廉州公元照也廉州過虞山偶於壁間見小幅驚甚詢之知王氏子物色之甫弱冠也歸語奉常奉常具舟迎館於西田齋出唐以後名畫俾坐卧泳游其中而四方收藏家輒往還覽討心遊目想盡得古人秘奧而一以靈心

運之悪二十年遂成大家先是館西田時倣古大神廉州忘分推服曰此非吾[illegible]于三百年罕覯此人矣而前後稱揚如牧齋梅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亭漫堂諸前哲或見之記載或形之詠歌推爲大家無異辭繇是　內廷知其名徵召之以山林士待　詔輦下方其繪　南巡圖也天下能手駢集咸逡巡莫敢下筆先生至口講指畫凡山川形勢　六飛七萃諸大小臣工與夫老幼男婦之顒顒望幸者咫尺千里如印泥聚米然衆遵守分繪而先生總其大成圖成上覽之稱善欲授以官先生以不能任職辭出都日公卿祖餞賦詩贈行傳爲盛事以是知先生所重不在人爵而

耕老所云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者乃於先
生信之也先生篤孝友慎交與不翕翕熱尤重感知己卒
常廉州没歲省其塋至老不忘乞畫者無虛日必慎擇其
人否則巧取豪奪不可得晚歲煙雲供養外吟風弄月自
足性天以是終其身殆隱於畫而畫外別有事在者耶先
生姓王氏名犖字石谷號耕煙其號宋忠臣堅之後世爲常
熟人祖載仕邑諸生考參龍湛隱嗜古亦以畫鬫猶石佃
之先有貞吉也先生生於前明崇禎壬申二月二十一日
卒於康熙丁酉十月十三日年八十六配錢氏有淑德子
二有譽邑諸生疇太學生孫五人某某曾孫八人某某乾

隆癸酉得吉壤冬　某月日葬先生於虞山北麓曾孫玖大
椿來請志墓玖亦　善畫與予善大椿邑諸生嘗問業於予
者也其烏容辭予　聞國初畫有三王之稱謂奉常廉州與
先生也後有二王之稱謂先生與麓臺侍郎也分位懸殊
聲望則一又聞惲　南田壽平寫山水兼神品逸品見先生
畫曰我讓子爲第　一八遂專工花卉稱絕藝於此見南田
之虛衷而先生之　致其退讓者實有無忝大家之目而畫
外之品尤有足重　也夫銘曰
烏目秀起蔚生名　人造化在手饜食煙雲辭榮遲山耋年
頤神昔親杖屨歲　惟丙申別餘一載辭塵歸眞於今三紀

歿其曾孫逢君歸藏來徵銘文文無愧詞勸諸貞珉後之過虞山者謂此㷔煙幽竁而隣于游氏之壙也耶

評論無媿詞文亦爽豁

黄尊古墓誌銘

當代以畫名者五人武進得惲壽平格太倉得吳歙山歷王麓臺原祁常熟得王石谷翬最後得吾友黃尊古鼎五人中麓臺第進士官侍郎顯名最易四人逸老布衣而名與之齊覺四人較難然壽平漁山石谷得 吳祭酒梅村王司冦阮亭諸公前後道揚宣其名流播遠邇而尊古當諸公徂謝推挽無人竟以筆墨見重人世尤爲難中之難也生平好遊覽嘗之齊登岱出燕趙魏入秦登太行終南太華諸山又出塞垣數千里經于闐近身毒國至踪跡俱斷乃還後巢虞山上匡廬羅浮九疑嵩

衡升峩嵋瀕擘岷山窮長江之源後乃入天台鴈蕩武夷諸勝杖屨所到凡詭奇殊絕之狀一一寄之於畫前人粉本中未嘗有也吳中評畫者謂石谷看盡古今名畫下筆俱有成處得稱大家尊古看盡九州山水下筆俱有生氣並稱大家兩人皆虞山人故同論云尊古性伉爽不受纏縛在京師時有故相欲招致其家尊古約曰能不限出入惟命及至諸門下希鞲躹跽尊古獨長揖言辭偘偘故相敬禮逾厚然見故相權道任久傾軋者多恐將及難堅辭去及故相罹禍時尊古在粵中經六千餘里入都相與哭別旋南還晚歲有制府係舊識具書幣招往秦中既至閱

制府縱慾無節日安有謬謚如此而令終者遂榮贈還竟
不往見途中惟爲終南雲氣武功太白諸圖以壯行色聞
者高之性孝友葬大父母不諉之世父後葬父母不諉之
弟後世父未葬者葬之弟之子貧無歸分己產給之餘如
養姊妹之寡者卹姻族之乏者周故人之單寒者歲以爲
常客至燕飲嘯歌日夕不厭四方餽遺費盡爲度不爲後
日毫髮計少時學畫從邱高士嶼雪入都後師麓臺侍郎
然每與人言淵源所自曰我邱先生弟子也旣老寓吳有
以畫請業者講貫不少休嘗言畫品超逸過於沉著然不
沉着不能超逸又言吾所指授者乃馳轥古人之途若骨

和平采精神氣韻隨其人性情學問變化之毋沾沾面目爲也前此吳中久無畫師沈文唐仇風流邈邈得尊古提唱而陶鑄之南宗正傳或仍在後賢繼續中而尊古沒迄今無聞尊古號嘯亭又號獨往客晚又號淨垢老人世居常熟之唐墅鎮以雍正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卒距生順治十七年二月初九日春秋七十有一配倪碩人事上接下動中禮節使尊古走萬里外無內顧憂者碩人力也子理常熟縣國學生孫大年歲次乙卯某月某日將卜兆於吳縣某原謀餘憶丙午歲尊古嘗飲予以酒謂他日得子志我墓是吾願也而今果然銘曰

畫師心心師天歸自然神理全急奔義避權貴散榮利身無累行萬里戀孤節歸去來藏幽宮人云亡粉墨在煙雲中永不壞

此文與前篇並佳畫不沉着不能超逸予謂文亦然

李泌論

唐代稱賢相前有房元齡杜如晦後有姚崇宋璟論已定矣然房特長於造謀杜特長於決斷又當太宗開國之時入參帷幄易於見功姚初作相先以十事奏請要於必行史重其才宋於武氏朝歷服權幸於元宗朝持正直諫史重其守而其時正值開元鋭意求治君臣相遭如水亂此四人者均可謂之能臣良臣許以社稷臣猶未協也若夫上有昏庸之主下多媚嫉之臣艷妻宦豎交訌於內強藩巨寇跋扈於外以一身挺立其間卒能全天家父子兄弟之倫建破賊之策表公忠之績妥有功之臣守經行權而

無一不當者洵社稷臣也三百年中斷推李泌一人泌於
肅宗朝張良娣李輔國煽惑搆禍肅宗上不如有父下不
知有子已殺建甯又欲殺廣平泌引黃臺瓜辭以動之謂
今瓜已一摘矣愼毋再摘肅宗感悟而後廣平始安後德
宗朝君爲閹盧杞張延賞並姦上聽讒言欲廢太子而立
舒王泌嗚咽流涕謂先帝懷危懼臣誦黃臺瓜辭肅廟
乃悔而泣今陛下旣知建甯冤而先帝幾危願深戒其失
請以家族保太子後三日上稱太子仁孝卒以無他此泌
全天家三代之人倫也至功之見於外者前此李光弼擊
破史思明泌勸帝乘西域之兵來會直取范陽絕其根本

此杜詩所云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爲破幽燕是也帝
以爲迂而不用德宗時羣小謂韓滉修城陰蓄異志泌力
辯其忠謂職任糧儲勤於貢獻脩城以備迎駕正其忠也
上從之詔令輸糧以救旱荒滉自日發米百萬斛關中無
飢上以泌爲知人後張延賞謹欲害功臣泌謂李晟馬燧
有大功於國陛下勿以功大而疑二臣二臣勿以功大而
自疑則國家永永無患此泌之審量兵機而一一保全善
類也合内外計之如行敗絮荊棘中而脫然行所無事智
比張子房忠愛比諸葛孔明而又合兩人爲一人能不曰
之爲社稷臣哉而豈房杜姚宋所能及哉後劉昫成唐書

以泌嘗有遯山求仙之意因作傳次王嶼下幾與倖倖私人同列夫泌之求仙卽與從赤松子遊祠黃石同意欲潛身遠害於昏濁之朝也且如顏平原忠直至於殺身成仁而學問或間雜二氏彼雖間雜二氏初不礙其忠直也曾是有遯山求仙之意而卽可泯其生平之大節乎予故表其爲社稷臣所以正舊唐書之失

舊唐書之失固然卽新唐書本傳叙鄴侯之功亦未盡

予嘗作文糾之

元和水利議

從來言東南水利者莫如范文正公仲淹上宰臣書

郟司農丞亶六失六得書單進士鍔吳中水利書其

間或主得水利或主去水害主得水利者即大禹溝

洫之方主去水害者即大禹決排之法此皆言全吳

水利而一邑之措置不外此也元和水勢上承具區

下注崐山太倉以入大海瀦瀰渟泓盛於他邑使瀦

洩寡術無以治水即無以治田茲倣古人遺意而變

通之先陳水患次陳治法有農田水利之責者得以

考鏡焉

行水之法上流宜疏下流宜洩太湖受宣歙杭湖諸山之水而分入於三江其出吳江垂虹橋順流而東漸次入吳淞江者境中上流之水也承吳縣鮎魚口之水遶郡城而東歷崑山太倉從劉家河入海者境中下流之水也上流宜疏明侍郎徐貫議開吳江縣江尾茭蘆之地鑿長橋水竇導引太湖之水散入吳淞江澱山湖二處業已見之施行矣下流宜洩范文正夏忠靖周文襄諸公或開浦涇下張七鴉蹺鐵等處由劉家河直達於海開白茆福山滸浦直達於江歷歷有成效矣而邑中水利不興一遇大水巨浸稽天有渟滀三五月而不得疏通者及猝逢旱乾土

田犁确無從引水灌溉揆厥所由一由上流下流等處前人功績未能繼續疏洩既久漸就湮淤一由境內之水縱橫旁溢而治水治田之法無人焉條議而爲之備是以旱既苦旱澇尤苦澇而上田下田鈞蒙其害也夫元和水勢旁通眾瀆上流諸水譬諸咽喉下流諸水譬諸尾閭而境內諸水則其腹也咽喉不入尾閭不洩固足爲生人之病然使咽喉可入尾閭可洩而腹中飽滿不能承受以達之於下其不同歸於病者幾何則元和之水利不可不急求矣顧欲求其利當先知其弊約而言之其弊有五高鄉之人但知通水而不知濬渠蓄水所以常苦旱低鄉之人但

期濬水而不知築圍障水所以常苦潦偷目前之安忘他日之禍一弊也浦瀆涇港歲久不濬舊圩之泥霖雨蕩滌漸入於河日積月累河身填淤不能容水二弊也河之四旁雜植茭蘆茭蘆既生泥沙附之可種茭芡茭芡蔓衍泥沙愈多可種稻苗有力者陞科輕糧傳爲世業入之版籍而不知河流日狹驟成平田淫雨暴漲高岸之壤遂並爲巨浸以前所陞之毫末易所汨之鉅萬三弊也明末至今中間嘗建開河之議矣然知治水而不知治田所以民之受益者寡蓋開河而不築圩則水終亂行開河而不得當濬之宜則水旱無備加以吏胥侵漁豪右梗議金錢糜費

不旋踵而仍復壅遏四弊也古者治水治田各有專司唐宋以來都水有監營田有使開江有卒撩淺有夫前明水利等官巡按御史何泳芳奏請革除自後屢興屢廢既無專官而爲有司者唯以簿書期會爲幸無過鮮有目斯民疾苦之原國家財賦之本留心經畫以故水政日壞五弊也積此五弊而不爲之所倘得歲稱豐稔以供上上之賦乎哉宋郟亶云治田者本治水者末不治其本而決其末蘇州之田百未一二治也條列四事酌而行之一曰築圩裹田二曰開治港浦三曰修築塘岸四曰除去壅塞古人云圩者圍也內以圍田外以圍水蓋低鄉支河之水容受

眾流比田反高若非設圩岸以圍之則彌望皆水勢不可田范文正公云低田賴圩岸猶於都邑賴城池乃篤論也築圩之法略分三等水中創立無基而成者必用木用石方可奏功此最難者也平地築基雖無可憑藉然不費木石積累自成此稍易者也向有古岸後漸傾頹者止費修葺不煩搬運此又易者也其間岸之高厚更須相度地勢大抵極低之田務築極高之岸其田之稍高者岸自不妨稍卑雖田有高卑而岸能齊一則無患矣圍岸之內又須別立子岸其高下較圍岸之半而過之蓋慮外圍水浸易壞故復作內圍以固其隄防兩者層次束水捍禦既周而

又每處立圩長一人越一二年率遂圩之人修治之將田治而水亦與之俱治昔熙甯四年蘇州大水獨崑山陳顧陶湛晏數家之圩高大了不爲患足有明徵此築圩製田治下田之最急者也開河之法循古人遺意或五里七里而爲縱浦或七里十里而爲橫塘塘浦濶者二十餘丈狹者十餘丈深者一二丈淺者幾及一丈即開濬之土築爲隄岸塘浦日以濶深堤岸日以高厚其法先開支河旁及支中之支次及幹河旁及幹中之支慮奸僞售欺則立信樁於水以試之淺深不一則行木繫於水以齊之如是數年遠近無不治之水而河之勢自高於江江之勢自高

於海矣他如松江近海高仰之處凡江流潮汐可以引入者或爲從浦或爲橫塘亦如下田之法而深則過之將旱可以救水可旁瀉此高下之所共爲利賴者也隄之當脩者如至和塘達崑山七十餘里塘之兩岸舊又有六塘四十四浦六十四涇以接引湖瀼滅渡橋南塘達吳江三十餘里吳江以上三十餘里元和塘達常熟幾及百里塘之兩岸舊皆多設塘浦涇港一以承太湖之水一以泄昆承陽城二湖之水歲月旣久波流瀉齧日就廢壞塘浦涇港亦多閼湮宜築土甃石務完務堅而又廣爲橋梁疏其渠以出水走其流以至江俾向時規制一朝頓復利濟涵之

宣泄通行人之往來莫便於此至論除去壅塞其向爲河身而今爲平陸者則稽其故道量其淺深而開除之其茭蘆叢生茭芡蔬葛與夫橫截魚斷約束水勢致波流不行淤沙漸積者則嚴爲禁止而疏滌之不規取乎小利不阻撓於權勢不委任於奸胥二三年間諸弊可除河流自濶河身自深也凡境內之水總宜加開除疏滌之功而吳淞江一帶瀕利者倍多壅塞亦愈甚相厥緩急而次第施之則無此患矣顧天下事專任則易爲力兼及則難爲功今府州縣正官職守煩重佐貳與權又輕宜倣弘治年間舊例或設郎中一員或設主事一員專職水利董率屬官曉

諭鄉民務使瀕河之田以次修治先治低窪次及高區果實心任事者督撫勘驗上聞於朝以憑超擢則職守者競勸民利不期自興此事之歷久可行者也不然人事不修諉之天行上下苟安隤隳無已其害可勝道哉若夫上流之水縱未能如郟鏘之議建千橋於吳江蘇子瞻之議盡徙吳江之民以爲他州之利然如長橋之七十二洪凡塡爲平壤者須急疏通而豪强侵占茭蘆之地宜盡加剷闢使水行迅疾其流自遠也下流之水如茜涇下張等處前人所開鑿者宜循其故道歲加濬深而渾潮泥沙不致倒入也如是境內之水利脩上流下流亦受其益上流下流

之水利脩境內葢蒙其利水治而田無不治矣詳議

先生詩人而留心時事如此可與震川水利議並讀